

理学、商业与宗族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研究*

康健

【摘要】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为越国公汪华八子俊公支裔,为当地著姓望族。宋代以降,该宗族理学兴盛,经商风气盛行,乃至形成商贾世家。该宗族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理学名贤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是官府与民间社会互动的结果。宣统年间合修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表现出来近代新式教育形式,男女平权观念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特征,集中体现了该宗族积极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

【关键词】理学;商业;韩溪;楚溪;地方社会

引言

历史上的徽州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明清以前,每当中原动乱,都有不少北方大族前往徽州避乱,逐渐形成地方望族。徽州汪氏就是其中之一,徽州有“十姓九汪”之说,而越国公汪华作为“千年徽州第一伟人”,其生九子,子孙尤为繁盛,其中长子建、七子爽、八子俊的支派人口最为众多,分布甚广。祁门三四都韩楚二溪汪氏即为俊公支裔,自唐宋以降,枝繁叶茂,科甲蝉联,仕宦、学者辈出,为徽州典型的望族。其清宣统年间合修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作为两个支派的宗族文献,提供了研究其宗族发展、学术演进、商业经营、宗族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检阅现有研究发现,仅有日本学者山田信从山林经营、宗族与乡约的视角,对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宗族有过探讨^①。目前学界对该宗族的族谱编纂特色、商业经营、学术流变及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诸问题未有专门论述,未展现其宗族整体面貌,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徽学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下面笔者就上述问题作一初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088)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徽州山林经济研究”(15CZS05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日]上田信:《山林および宗族と郷約—華中山間部の事例から》,[日]木村靖二、上田信编:《人と人の地域史》,日本山川出版社1997年版,第88—128页。此外,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先生在论述祁门三四都凌氏山林经营时,提及凌氏曾与韩楚二溪汪氏发生诉讼。参见氏著:《清代徽州的山林经营、纷争与宗族形成——祁门三四都凌氏文书研究》,《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步探讨,以期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一 世系繁衍与族谱修纂

隋末唐初,汪华保境安民,使歙州等南方地域免受战乱,后归附李唐,授六州总管,镇守东南诸州。汪华生九子,皆为一时之显宦,所谓“越国公生九子皆贵显,族最为蕃衍,散处四方者,不可胜纪,而长子建、七子爽、八子俊之后,则多分在歙、休、婺、祁、黟、绩诸邑,本深末茂,源远流长,理固然已”^①。祁门韩楚二溪者,越国八子之俊公后。俊公十六世孙汪绍,始迁祁门石山,再传三世曰汪济,其生二子:长子钊,次子镓,前者始迁韩溪,后者始迁楚溪,隔溪相望。此后韩溪、楚溪二派,世系繁衍,人才辈出,形成“八派二宗”^②,正如谱牒所言:“桃墅、韩溪、侯潭、牌前、柯里,皆韩楚二溪子姓”^③。不仅如此,因为商业活动需要,还有在外经商定居,也形成了新的支派,如盱眙派,谱序记载,“吾家自士俊公由祁门迁盱眙,殆二百余年,后世子孙是未至乎其地,目未接乎其人,尚无谱牒,几忘为祁门之人矣”^④。

综上所述,所谓“八派二宗”中“二宗”即为韩溪汪氏、楚溪汪氏,“八派”则分别为韩溪、楚溪、桃墅、侯潭、柯里、牌前、牌源、盱眙诸派。其各自始迁祖分别为:韩溪派为汪钊^⑤、楚溪派为汪镓^⑥、桃墅派为汪克宽、侯潭派为汪寔^⑦、柯里为汪时宏^⑧、牌前派为汪舍亨^⑨、牌源派为汪汝功^⑩、盱眙派为汪尚佳^⑪。

从成书于宣统二年(1910)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能够大致了解韩溪汪氏、楚溪汪氏历次家谱修纂情况。自从钊公、镓公各自迁徙韩溪、楚溪后,支分派别,家各有谱。

宋代至清末,韩溪汪氏、楚溪汪氏家谱修纂日益频繁。先来看楚溪汪氏族谱修纂情况。

(1)北宋宣和二年(1120),当时汪侁始修楚溪汪氏家谱,有其自序《楚溪汪氏宗支图序》为证^⑫。

(2)明代正统十三年(1438),楚溪汪氏侯潭派汪宗礼、汪仲晓与婺源汪希渊二修纂楚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韩楚二溪汪氏合修家谱序》，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韩楚二溪汪氏合修家谱序》，宣统二年刻本。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重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宣统二年刻本。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韩溪宗谱序》（徐尊生撰），宣统二年刻本。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祁门楚溪族谱序》，宣统二年刻本。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楚溪侯潭汪氏族谱序》，宣统二年刻本。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明经鉴堂汪公传》，宣统二年刻本。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南峰君传》，宣统二年刻本。

⑩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九《文献·牌源新堂记》，宣统二年刻本。

⑪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凡例》，宣统二年刻本。

⑫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楚溪汪氏宗支图序》，宣统二年刻本。

溪族谱,有汪希渊《楚溪侯潭宗谱序》为证。在序文中,汪希渊交代了次修谱的缘起:“吾自洪熙乙巳,寓祁旸源,与汪君宗礼竹林一见,即知为乔木故家,因询其胄,乃与予同出越公者也。于是,相与叙坐,谈及谱牒。”宗礼曰:“吾家谱不幸失于兵燹,犹幸拾其残编,欲令子侄补辑授梓。先生既共本源,幸详教予诺之,而时未遑也。正统庚申,赴前约,而宗礼已故,与厥侄辈相商订未竟,而家音促归。至戊辰春乃成,而征为之序。”^①由此可见,正統年間修譜頗費周折,經過兩代人的努力才完成。

(3)嘉靖十七年(1538),陈州学正汪潭三修族谱,并亲自撰写序文^②。

而韩溪汪氏宗族一直未曾单独修谱,每次都会同楚溪汪氏、婺源汪氏等一起“会谱”。

随着世系的推衍,人口日益繁盛,宗族活动难以维系,加之,韩楚二溪汪氏出自共同的祖先,因此,出于宗族祭祀等礼俗活动的需要,遂出现韩溪、楚溪汪氏合修族谱的情况。下面逐一介绍韩楚二溪汪氏“会谱”的情况。

(1)明洪武二年(1369)年,韩溪汪氏族入汪克宽始修家乘,有严陵徐尊生《韩溪宗谱序》为证^③。

(2)隆庆年间,天应、枢公、志仁公、任公、煜公、志学公、禄公、文实公、各湘公,会修韩楚二溪汪氏宗谱^④。

(3)清康熙年间,楚溪复元公裔的汪振洪会同韩溪汪文奇等,重修八派俊公族谱^⑤。

(4)嘉庆丁巳年(1797),由楚溪汪启濂发起、汪起璐主纂,会同韩溪汪懋珍,合修韩楚二溪汪氏族谱。这次修谱工程较大,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新内容,颇具特色。正如汪起璐序文所云:“嘉庆丙辰之冬,楚溪裔孙太学启濂方家居,少府起璐方读礼,以其先人明经鉴堂公、东鲁公常有意乎,是因会韩溪裔孙文学懋珍为续修之举焉。图准欧谱,大约遵嘉靖旧式,而稍变易之,去俚存雅,崇实黜浮。又仿史志例,提揭名目,标诸谱首,使世德昭明,后人知观感兴。起序,次卷目,次凡例,次考辨,次本始世系图,次溯本宗世系图,次韩楚溪世系图,末附艺文,有条不紊。”^⑥由此可见,此次所修宗谱,体例完备,考辨精细,条理清晰,质量颇佳,堪称“信谱”。此外,汪懋珍也撰写序文云:“二溪谱牒自会远宗合修而外,韩溪则环谷公定,有世谱也。楚溪则侏公修之,而宗礼、仲晓、仕佺诸公,叠有续修也。”^⑦该序文扼要地介绍了韩楚二溪汪氏历代修谱过程。

(5)宣统二年(1910),是韩楚二溪汪氏最后一次会修宗谱,当时由汪发宰纂修。本文所用的族谱资料,即为这次所修之族谱。此次统合的范围最大,包括外迁的盱眙派。族谱修成后,共有三个谱序:一为谢上松序,序文称:“吾家自士俊公由祁门迁盱眙,殆二百余年,后世子孙是未至乎其地,目未接乎其人,恍无谱牒,几忘为祁门之人矣。……恍无谱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楚溪侯潭宗谱序》,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重修侯潭汪氏家乘序》,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韩溪宗谱序》,宣统二年刻本。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一〇《文献·历代修订裔名》,宣统二年刻本。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一〇《文献·历代修订裔名》,宣统二年刻本。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韩楚二溪汪氏合修家谱序》,宣统二年刻本。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合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纪实并跋》,宣统二年刻本。

牒,则数世之后,其子若孙且几忘为盱眙之人,而于祁门更淡漠忘之矣。……然而盱眙支派,向例世系悉载于祁门,未尝别订谱牒,所以示虽分而仍合也。……呜呼!先人孝悌之心,亲亲之意,其亦可思矣。乃者祁门族人续旧谱,而重修之,不远千里,属准兄弟举数世系,次牒列以闻。”^①从该序文可知,自从汪士俊迁徙盱眙后,该支派一直未曾修谱。宣统年间为第一次修谱,故而十分积极。二为杨士燮序文。三为盱眙支派汪准撰写的序文,该序文称:“吾族支派繁衍,四方奔走,舟车相连,视同秦越,赖有谱牒,得以溯源意流,顺序尊卑。惟自明季颍川侯第八十六世孙尚佳公,由祁门侯潭迁居盱眙,相传十有二世,未成支谱,所恃嘉庆二年楚溪远祖启濂、起璐二公合修韩楚二溪家谱,赖以考证。迨今又百余年,于前矣先大夫罕青公虑其间兵燹扰攘,转徙流离,亲属之无考,时议续修支谱,而联图系,乃迭任繁剧,谱书鞅掌。至丙戌考终……己酉,适同族兆行、含芬、孔章诸君驰书来告,将会韩楚二溪,仿嘉庆间合修例,略示变通,醮资续修。准欣状应之,汇录盱宗派,邮寄兆行诸同族,商请附列,藉垂久远,而勉遗佚。”^②以上三篇序文交代了盱眙支派迁徙的时间及其宣统年间参与修谱的过程。

由于宣统二年所修之谱,乃韩楚二溪汪氏最后一部家谱,加之,当时处于清末,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传入中国已数十年之久,深深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因而宣统年间的族谱也吸收了一些西方元素,从而使得这部家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下面就族谱中的内容,作具体论述。

第一,男女平权。传统中国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女性严重依附于男性,且地位低下。而在近代,随着自由、平等思想观念的输入中国,尤其是维新派思想家不断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女子不断走出家庭,进入城市,寻求自食其力,不断挣脱男性束缚,家庭夫妇伦理发生了近代变迁^③。宣统年间所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男女平权观念。其凡例规定:“男女平权,虽正内外,而刚柔合德,原禀阴阳,兹于支裔。女界悦有淑关风化者,无论室适,或如周官宋氏宣文等,比则附注于该父名系下详载,亦门阅之光也。”^④规定女子可以与男子一样,登入族谱,这在以往的徽州宗谱中是难以见到的,集中体现了近代男女平权观念已深入百姓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规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兴办家塾,提倡男女平等接受教育。传统中国,女子一般被排斥在教育之外,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观念影响甚大,众多女子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而在近代,随着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的传入,社会上对女性接受教育权利的呼声越来越大,从而使得女性有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这在韩楚二溪汪氏家谱中也得到了体现。该族宗训明确规定,设立族塾,“七龄男女悉入蒙塾,离本生依保传宿,学习方言音语,中声指画,文字算数,习演进退,应对洒扫,揖让荣步,运动体操,嬉戏如风,鸢蹴鞠秋千,轩轻弹碁,打毬堕吊,线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重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重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宣统二年刻本。

③ 关于家庭夫妇伦理的近代变迁,可参阅李长莉:《家庭夫妇伦理近代变迁的民间基础》,《福建论坛》2002年第5期。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凡例》,宣统二年刻本。

解环投,壶射覆猜谜,种种唱和,伦常浅近,大意歌音,辞曲观演,古今中外伦物、典故、传奇,玩识天地山川,动植器用,粗细诸图画”^①。在此,女子与男性一样获得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学习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等传统知识,而是在此之外,新增语言、歌曲、运动体操、天文地理、动植物等近代新知识、新学科,具有明显的时代进步特征。

清末新政中重要的一条,便是教育改革,设立新式学堂,为此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并向全国推行。韩楚二溪汪宗族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办学。其宗训有如下规定:

钦定之学堂,程度详备迭谨,而申其宗旨,兹费由社会族裔义捐筹办,经筮由通族点推投匭,同多者举输,期三年满,或易或仍,必贤望公认者。及十有一年,则男女分入正学堂,课加广程,加密主义,普通加谨。教者以别男女,师期五年,满业乃辨志,各从专门定业,为士仕商贾、农牧工艺、军兵,各务精进。及年二十,各冠笄醮配,咸成人立,家有大故则迟娶,十稔无子,可置妾。妾多年无处,遣任从疏属之,鰥而贫者乃更置,毋并妻、毋双纳。六十后乃引年休养,茆独者公养,以监塾监局优简,诸任女则大……妇初来,则必立学,有家塾,有族塾,由小而大,合而分,终始典完人格,以保我子孙。^②

从中可以看出,韩楚二溪汪氏宗族将清廷关于兴办学堂的政策落到实处,而且对男女不同阶段学习的时间、课程内容,都做了详细规定,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第三,专业教育师资要求,星期休息制的实行。随着清末学制改革的深入,学堂、家塾也出现了学习与课程定时制度的新变化。韩楚二溪汪氏的宗训“族塾”条规定:“族塾,即正学以育才,智升造也。族男女年十一岁,则分教别内外,男曰力行,女曰实求,各五年期,习普通毕业,乃务专门立志,为士、商、农、工、军五民,师传必品学兼优,公认充当,功课必积分,升降程度,必宽简而恒,阅六日一休息。”^③从中可以得知,该宗族规定男女学习为五年制,学习内容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增加了“军”一业,体现了近代社会中军人地位的提升,也是时代特征的一种外在表现。从“师传必品学兼优,公认充当”可知,该宗族对任课教师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此外,该宗族还实行了“六日一休息”的新式星期休息制度^④,具有明显的进步色彩。这些教育中的新因素都说明了,穷乡僻壤的徽州小乡村,并非与世隔绝,而是积极地融入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之中,近代新思想、新观念,在山区小村落也得到了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宗训》,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宗训》,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宗训》,宣统二年刻本。

④ 关于星期休息制,可参见李长莉:《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

二 理学世家

中国儒家思想经过宋代程颐、程颢与朱熹的阐发后,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体系,即程朱理学体系。徽州自称“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故而在徽州形成了研习程朱理学的风气,出现了新安理学学派,涌现出一大批新安理学家,从而在徽州境内形成“理学独盛”的特殊人文现象。祁门作为徽州六县之一,在新安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祁门理学之盛则始自韩溪汪克宽家族。

汪克宽祖父汪华与族兄汪相,都问学于著名理学家饶鲁双峰先生。《宋元学案》记载:“(克宽)祖父华与族兄相,皆学于双峰。两人问难叩击,悉得其蕴奥。祁邑理学之盛,自二人发之。”^①此外,明人程昌也撰文称:“东山先生华,与其从兄灿,族兄相,受学于双峰饶氏,而其孙环谷先生克宽,则受学于东山,盖双峰得诸勉齐黄氏,而勉齐黄则得诸晦庵朱先生也。故吾祁理学之源,实自东山昆弟浚之。”^②可见,汪华与汪相都是著名理学家,他们开启了祁门理学盛况。

汪华,字荣夫,号东山,元祐八年进士^③。早年师从鄱阳赵介如庐山先生,后师从饶鲁双峰先生。潜心学术,讲学授业,无意仕进,著名有《质疑卷正心修己训辞》若干卷^④。

汪相,字魏夫,与从弟华一同师从饶鲁双峰先生,曾任府学教谕^⑤。

汪灿,字明夫,至正中以明经举省试解元。“继家学,时群从昆弟,为诸经讲师,学问文章矩范乡邑”^⑥,亦常与族弟华,相以讲学为业,教授乡里,隐居著述^⑦。被学者推为硕儒^⑧。

汪应新,字元美,号中山处士,克宽之父。“记识博洽,议论慷慨,孝友行谊重于乡,尝著《便民二十条》,力陈当世要务,上之台省。不果。闻者惜之”^⑨。

汪华、汪相、汪灿兄弟三人问学理学大家饶鲁,潜心阐发理学,讲授乡里,从而使得祁门理学不断兴盛。父祖辈学术研究所创造的家学渊源,为汪克宽继续从事理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祁门理学自汪克宽阐发而大盛。

汪克宽,字德辅,号环谷。六岁的时候,其外祖父石溪先生康鼎实“教之《孝经》、《论语》、《孟子》,(克宽)随口成诵,日记数百言”。第二年冬,其外祖父发出了“汝第四子(克宽)骨相匪凡,宜择师善教之”的感叹。此后,汪克宽就“从乡先生学,每屈其师,日益月

①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八三《双峰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楚溪侯潭汪氏族谱序》,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学士亢宗》,宣统二年刻本。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三《世系》,宣统二年刻本;弘治《徽州府志》卷七《人物志一·儒硕》。

⑤ (明)程瞳撰,王国良、张健点校:《新安学系录》卷一二《汪环谷形略》,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266页。

⑥ (明)程敏政撰,何庆善、于石点校:《新安文献志》卷七二《行实·硕儒五·环谷汪先生克宽行状》,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767页。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三《世系》,宣统二年刻本。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学士亢宗》,宣统二年刻本。

⑨ (明)程瞳撰,王国良、张健点校:《新安学系录》卷一二《汪环谷形略》,第266页。

异”。到了十岁的时候,其父汪应新“见先生(克宽)所学弥进,因取东山问学于饶先生讲授之书及当时问答之言,授之克宽玩索。(克宽)有得,遂于理学寤悟”。于是乃取朱子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读,知之为学之要,自是读六经、诸子、历代史、《通鉴纲目》诸书,悉皆成诵。^①

在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之后,出于进一步求学的考虑,汪克宽在父亲的带领下,先后师从胡炳文、吴仲迂等数位儒学名师,得到了学术真传。经过多年钻研,终于在理学上取得了光辉的成绩,著述甚丰。《明史》称其:“《春秋》则以胡安国为主,而博考众说,会萃成书,名之曰《春秋经传附录纂疏》。《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礼经补逸》,《纲目》有《凡例考异》。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②明代徽州著名学者程敏政亦曾赞曰:“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③汪克宽潜心阐发理学,著书立说,教授乡里,从学者甚众。其在春秋学和“三礼”方面用力甚勤,成就尤大^④。正因为汪克宽在理学方面的成就很大,天顺年间就入祀徽州紫阳书院,影响深远。

因汪克宽为理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尊祖敬宗,激励族人。宣统二年成书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也收录《元儒环谷先生汪公墓表》^⑤、《重竖环谷先生墓道疏文》^⑥、《重修环谷公墓表金字牌坊祭梁文》^⑦、《环谷先生行状》^⑧等数篇文章。此外,该宗族还建环谷书院专祀汪克宽,下文详述。

综上所述,韩楚二溪汪氏支派汪克宽家族,为理学世家,他们祖孙三代人潜心钻研理学,加以发明,讲学授业,著书立说,极大地推动新安理学的发展,在新安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 商业发展与人口迁徙

明代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获得了高度发展,长途贩运贸易兴起,商品市场日益扩大,全国地域商帮兴起。徽商作为重要商帮之一,在嘉靖、万历年间迅速崛起,徽州从商之风日益盛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祁门韩楚二溪汪氏族人也有不少人弃儒服贾,外出经商,他们或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或在侨寓地坐贾经营。

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记载,该族中最早从事商业经营的是楚溪邦杰公支裔的汪明

① (明)吴国英:《环谷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5页。

③ (明)程敏政撰,王国良、张健点校:《新安学系录》卷一二《环谷先生像赞》,第270页。

④ 关于汪克宽治学主张与学术成就,可参阅拙文:《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汪克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元儒环谷公墓表》,宣统二年刻本。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重竖环谷先生墓道疏文》,宣统二年刻本。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重修环谷公墓表金字牌坊祭梁文》,宣统二年刻本。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环谷先生行状》,宣统二年刻本。

德,于元末曾在瓜州经商,“以白金出入,死不责偿”^①。但元末明初时期,汪氏从事商贸还只是个别现象,尚未形成普遍营商的风气。

到了正德、嘉靖、万历时期,韩楚二溪汪氏族普遍从事商业经营,经商之风颇盛。正德元年(1506),楚溪俊杰公支裔汪福,“年方弱冠,商于袁吉……后游苏松”^②。生于成化元年(1465)的汪太山,“商扬、吴间,得利虽厚,人无怨者”^③。又正德年间,汪愍之兄汪伟人“商扬、吴,货产遂甲乡里”^④。又嘉靖年间的汪愍,“年十六父歿而家窘,斯宜就商”^⑤。又生于弘治四年(1491)、卒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汪天禄(汪愍长),继承父志,“续商业”^⑥。又弘治、嘉靖年间,汪舍亨“始业贸游湖海间,物价平久,人弗忍欺,以伪滋殖,亦渐丰隆”^⑦。又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卒于正德四年(1509)的汪沐,“能通大义,为文能成章,既而弃去,善理财,货产益以充裕”^⑧。又弘治、正德时期的汪曦,“服贾于维扬,居积有获,分豪不已”^⑨。生于成化七年(1471)、卒嘉靖十七年(1538)的汪太昂,“善治生,业家用余饶”^⑩。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可以说,正德以后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宗族从商风气日盛,形成了普遍现象,商业经营成为该宗族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明末清初战乱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但韩楚二溪汪氏并未放弃商业经营,而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披星戴月,继续营商,亦获得一定的发展。如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汪尚佳,“明季由徽州祁门南乡侯潭营木业,侨居泗州。国初(清代),寄居盱眙”^⑪。出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的汪德宜,“怀奇负异,奇志江淮,寻率其昆玉,廛隐都梁。夫都梁南北要冲,古称都会,选四方弧矢游者,服儒服贾,时骈集焉。……迨其经营练达,筹划明久,懋谦平准之道,即以赞理,康阜裕如也”^⑫,亦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生活于顺治、康熙时期的汪廷华,“经商楚汉、闽粤间,渐丰于财,克隆其养”,他还经常劝导族人说:“人生天地间,当思一安身立命处,业儒服贾,咸以敬慎,俭勤为质,况家世寒微,可不思光大之乎。”^⑬从“渐丰于财,克隆其养”的记载,可以得知其也通过经商致富。生于天启元年(1621)的汪又明,“贸迁有无……操计白之术”^⑭,显然也是在顺治、康熙前期从事商业经营的商人。

入清以后,韩楚二溪汪氏家族的商业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突

- ① 《韩楚二溪汪师家乘》卷五《世系·楚溪邦杰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 ② 《韩楚二溪汪师家乘》卷五《世系·楚溪俊杰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五《世系·楚溪邦杰公派复贞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九《文献·淇园葭荫记》，宣统二年刻本。
-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南圃愍翁传》，宣统二年刻本。
-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九《文献·淇园葭荫记》，宣统二年刻本。
-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南峰君传》，宣统二年刻本。
-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从弟新之传》，宣统二年刻本。
-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阳庵汪公小传》，宣统二年刻本。
- ⑩ 《韩楚二溪汪师家乘》卷五《世系·楚溪邦杰公支复贞公》，宣统二年刻本。
- ⑪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五《世系·楚溪明德公支复元公裔》，宣统二年刻本。
- ⑫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宗翁德宜五十寿序》，宣统二年刻本。
- ⑬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廷华先生五十寿序》，宣统二年刻本。
- ⑭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又明亲翁寿六十序》，宣统二年刻本。

出的表现在经商活动地域不断扩大、以营商为生的商贾世家的形成等方面,其商业在康熙、乾隆时期达到鼎盛。

随着商业经营的发展,韩楚二溪汪氏宗族商业活动的地域不断扩大,遍及大江南北,其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江南、泗州、盱眙、开封、江西、湖广、闽粤等地区。生活于康熙年间的汪文奇,“事母至孝,贸易黔闽间,业遂隆隆起”^①,主要在贵州、福建经商。又汪小凡,“贾江右,常数一归”^②,主要在江西经商。康熙年间,汪廷华,“经商楚汉、闽粤间,渐丰于财”^③,活跃于湖广、福建、广东地区。生活于康熙前期汪光棣,“幼时即只身往楚、豫,随诸兄懋迁”^④,主要在湖广、江西一带活动。又汪骅,“幼随叔父姚峰公奔走楚、豫,业益隆,毫无私人”^⑤,也主要活跃于湖广、河南等地。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卒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汪世昆,“就贾鄱饶,操陶朱、计然之胜算,见几决作,跋涉辛勤,往来于芝山闾水之间数十年,事业日隆隆起”^⑥,主要往返于江西鄱阳与祁门一带。汪邦安,“商苏垣”^⑦,经商于苏州。道光年间,汪发积,在苏州经商^⑧。康熙年间,汪光相,“经商河南开封朱仙镇,家业振兴”^⑨,主要在开封经商。顺治至康熙前期,汪德裕,在都梁经商,“操赢握算,往往多奇”^⑩,也在河南一带经商。康熙年间,汪起浩、起俞、起让兄弟,经商于芜湖^⑪。生活于康熙、乾隆时期的汪明杰,“乃服贾江淮、齐鲁间,以奉孝养”^⑫,活跃于江淮、山东一带。生于乾隆十九年(1754)、卒于道光九年(1829)的汪蜀江,“奉大父命往江右生理……生殖货财,流通之道,无不毕究”^⑬,主要经商于江西地区。道光年间汪诚和,“弱冠就商于江右鄱邑湾山”,后来在光绪中期,与“夥友合业景德镇义和其号南货”^⑭,转而在景德镇经营。咸同时期的汪士绚,“幼习商江右,尝读书好史稗,古文词,以贫易业,喜排难解纷,不汲汲于市利,家常窘而蝨《万宝全书》之号,藉甚鄱阳景德镇间”^⑮,主要在江西鄱阳、景德镇一带经营。乾隆前期的汪中理,“幼客江淮、扬泗间,勤慎守先业,不二不欺”^⑯,主要江淮、扬州、泗州等地经商。

随着族人经商风气盛行,韩楚二溪汪氏宗族中涌现出了不少以商业经营为生的商贾

-
-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东鲁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汪母胡孺人行状》,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廷华先生五十寿序》,宣统二年刻本。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州司马姚峰公夫妇小传》,宣统二年刻本。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明经筠斋公小传》,宣统二年刻本。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明经鉴堂汪公传》,宣统二年刻本。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⑩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汪老亲翁德裕五十寿序》,宣统二年刻本。
 ⑪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让三公派性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⑫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东鲁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⑬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蜀江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⑭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诚和先生八秩寿序》,宣统二年刻本。
 ⑮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寇旅传》,宣统二年刻本。
 ⑯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中理公先生序》,宣统二年刻本。

世家,其中最为典型的则属汪文奇一派。据家谱记载,自汪文奇于顺治、康熙年间,开始经商算起,到光绪末年,其八世孙汪启秀经商杭州,历经八九代人,始终从事商业经营,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可以说,汪文奇家族是个典型的商贾世家。

汪文奇出生于贫困家庭,为了维持生活,其父大珪公,“命理生业”^①,从此走上经商之路,打开了商业之门,此后其家族历代经商。文奇公以上累世单传,“门衰族薄,至是始昌衍”^②,其生六子,即光相、光标、光植、光模、光校、光棣,此后枝繁叶茂。文奇公六子中,有四人经商,其中长子光相,因“家计颇促,乃弃儒就贾,创业中州”^③。二子光标,“攻苦读书,兼通货值,年登上寿,各利两半”^④。四子光模,“经商江右,常携往来,以其有干济才,命弃帖括就,阍阍相随,持筹握算,业益隆起”^⑤。六子光棣,“幼时即只身往楚、豫,随诸兄懋迁”^⑥。到了文奇公孙辈时,经商人数不断增多,商业日益兴盛。光相长子明烈,“辅佐诸父创业”^⑦。光模次子明巽,“识度高超,才猷开拓,虽经商而耽文翰”^⑧;三子明杰,“行年三十,乃服贾江淮、齐鲁间,以奉孝养……基渐厚,利益倍,广增田产”^⑨。光棣子泰,字来三,幼年丧父,家业败落,其母命其“牵车服贾”,于是“承先人业,乃(尊)遵母命,继父志,经商江右,业大振”^⑩。光棣之侄汪骅,生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卒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其“幼随叔父姚峰公奔走楚、豫,业益隆,毫无私人”^⑪。光棣公之孙起璐,在乾隆中期“敦伦慕义,继志貽谋生”^⑫,也显然是继承祖业,从事商业经营。文奇之孙汪若洪,“弱冠遽失怙,即刻自树立,内持门户,外事经营,一切身当之而裕……业儒服贾,各俾事事”^⑬。明杰四子蜀江年幼时,其祖父光模公,“以食指日繁,命各子分囊,由是弃儒就贾”,后来商业发展顺利,“夹意经营,竟则屦中于物产,生殖货财,流通之道,无不毕究”,后因祖父年事已高,于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县城开设“积诚字号,数年间,幸获利,家业颇丰”^⑭。明巽之子之璞,“正性不阿,客豫章”^⑮,在江西经营商业;明巽之孙国仪,嘉庆、道光年间,“商于饶,家事悉由弟”^⑯。又汪邦案,“商于苏垣,经营酱业”^⑰。又同治年间的汪士绚,“幼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节孝大珪公妻林孺人传》,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东鲁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浩奉谢太安人行状》,宣统二年刻本。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支》,宣统二年。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州司马中庵汪公夫妇合传》,宣统二年刻本。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州司马姚峰公夫妇小传》,宣统二年刻本。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光模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东鲁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⑩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明经东崖汪公传》,宣统二年刻本。

⑪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明经筠斋公小传》,宣统二年刻本。

⑫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派光模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⑬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明经来三暨洪孺人六十寿序》,宣统二年刻本。

⑭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蜀江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⑮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光模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⑯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光模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⑰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光相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习商江右,尝读书好史稗,古文词,以贫易业,喜排难解纷,不汲汲于市利,家常窘而蠹《万宝全书》之好,藉甚鄱阳景德镇间”^①。又生于光绪五年的(1879)的汪振拔,在江西经营商业,“光绪二十五年(1899),商歿于鄱阳石门街”^②。又光绪末年,汪新振,“贸易江西多年”^③,亦在江西经商。又光绪后期,汪启秀,“年十七学贾”,后来客死浙江严州^④。

综上所述,自明代嘉靖、万历以后,在全国商业繁荣发展的背景下,韩楚二溪汪氏宗族经商之风日益盛行,族人普遍从事商业贸易。明清易代之际,该宗族在艰难的环境下,继续从事商业贸易。到康熙、乾隆时期,韩楚二溪汪氏宗族商业获得突破性发展,从商人数迅速增加,商业活动地域不断扩大,乃至形成了以经商为生的商贾世家,其中以汪文奇家族为典型代表。该家族从顺治、康熙时期,汪文奇开始经商,一直到光绪末年,其九世孙汪启秀在严州经商,历经九代人,世代经商,形成了商贾世家。

伴随着外出经商风的日益盛行,自明代中期以后,韩楚二溪汪氏族人大量前往侨寓地,开始占籍,逐渐土著化。成书于宣统二年(1910)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有大量族人迁泗州、淮安、盱眙、瓜州、江宁镇、冀州、广信、清江浦、芜湖、苏州等地的记载。如成化年间的汪福,在苏松一带经商,其曾孙便迁往盱眙^⑤。明嘉靖、万历年间,汪春生、汪希福迁泗州,汪廷松迁江宁镇,汪永镠迁盱眙,汪继忠、继惠兄弟俱迁冀州,汪廷渊迁扬州外东门,汪当雷迁扬州^⑥。汪世侨迁瓜州^⑦。明代末年,汪尚佳“由徽州祁门南乡侯潭营木业,侨居泗州”。到了清代初年,“寄籍盱眙”,后其子汪士俊等人皆在盱眙占籍,其后代遂居盱眙,汪尚佳被尊奉为始迁盱眙第一世祖^⑧。又如,康熙年间,汪文桂在盱眙经商,其子光升“同父迁盱眙”^⑨,而汪文桂之弟文楨亦在盱眙经商,其子光鼎也迁居盱眙,光鼎长子明俊、次子明标也迁居盱眙,三子明发则迁广信^⑩。康熙中期,汪明论、明让兄弟在芜湖经商,后定居芜湖,死后亦葬在芜湖^⑪。再如,乾隆、嘉庆年间,汪应龙、应鸾、应夔、应蛟兄弟四人,在淮安经商,其子孙遂迁淮安^⑫。汪朝宗、朝滨、朝阳、朝云、朝海,皆俱迁清江浦^⑬。此外,族谱中还有不少诸如“迁外”、“迁无考”、“迁”、“往外多年无音”、“往外无考”等字样的记载,如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寇旅传》,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光模公派明巽支》,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文奇公派光校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光模公派明巽支》,宣统二年刻本。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謏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邦杰派复贞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邦杰派复和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⑧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明德公支复元公裔》,宣统二年刻本;《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重修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宣统二年刻本。

⑨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謏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⑩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謏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⑪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謏公派性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⑫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凉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⑬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俊杰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汪国玮,“往外多年无音”^①。虽然这些人迁徙的具体原因,未有明确记载,但在明清时期,商贾遍天下的徽州,及该宗族大量外出经商的影响下,韩楚二溪汪氏外迁族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外出经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总之,明代中叶以后,韩楚二溪汪氏族人大规模外出经商,并不断迁徙侨寓地,占籍定居,属于商业移民。这在明清时期的徽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四 韩楚二溪汪氏与地方社会

自宋代钊公、铤公迁徙韩溪、楚溪以后,随着世系的推衍,子孙枝繁叶茂,形成“二宗八派”的宗族群体。韩楚二溪汪氏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文化建设,逐渐形成祭祀先祖,尤其是越国公汪华的祭祀组织,创办乡约文会,积极推进行了宗族的发展,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扩大了宗族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

(一)官民互动: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

汪克宽为元末明初著名理学家,著作等身,“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②,其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洪武五年(1372)去世后,直到天顺元年(1457),才“奉诏祀紫阳书院”^③,期间历经近一百年时间。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汪克宽作为祁门理学名贤,其入祀环谷书院则经历了更长的时间,过程更为曲折,而历代《祁门县志》、《徽州府志》等文献,虽有建环谷书院,专祀汪克宽的记载,但对于汪克宽如何入祀环谷书院,以及其曲折入祀过程,则缺乏记录,故而对于其间体现的官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缺乏深入认识。而成书于宣统二年(1910)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中,则收录了明代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祁门地方士绅和汪克宽后裔请求汪克宽入祀书院的奏章、呈文、申文,及都察院、府县等地方官的批文,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对于探讨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的曲折历程,及其过程中体现的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就上述问题进行论述。

汪克宽,号环谷。为了让克宽有良好的读书环境,其父应新,建立中山书堂^④,供克宽读书其中。后来汪克宽又建书舸楼^⑤,作为“储书之所,藏书万卷”^⑥。汪克宽洪武五年(1372)去世后,长期未能得到官方崇奉。最早提出要求建祠院,祭祀汪克宽的是明代祁门籍户部主事王珣,其在弘治元年(1488)正月二十九日,给明孝宗的奏折《题奏汪克宽从祀庙奏章》中提出: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謫公文》,宣统二年刻本。
② (明)程瞳撰,王国良、张健点校:《新安学系录》卷一二《环谷先生像赞》,第270页。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儒学生员饶桀等呈》,宣统二年刻本。
④ 康熙《祁门县志》卷五《古迹》,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祁门县图书馆藏。
⑤ 康熙《祁门县志》卷五《古迹》,康熙二十二年刻本,祁门县图书馆藏。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九《文献·书舸楼记》,宣统二年刻本。

户部给事中臣王珣谨奏,为陈言时务事……惟我朝凡前贤著书立言,有功于圣门者,皆祀孔子先师庙,所以崇儒重道,而励后学者也。窃念元儒新安汪克宽,尝举于乡不第,遂隐居教授,远近学者多宗师之,所著有《春秋纂疏》、《纲目考异》、《经礼补逸》、《诗集传音义会通》行世……有功于圣门,有功于后学者也。……著述六经,倡明道学,实有卫圣觉人之功,若不从祀,是为缺典。如蒙准乞,敕该部照依临川郡公事例,行移天下各府州县一体从祀先师孔子庙,以脩春秋祭祀,如此非惟所以崇儒重道,实足以为后学劝矣。^①

在奏章中,王珣首先从明廷崇奉程朱理学,“凡前贤著书立言,有功于圣门者,皆祀孔子先师庙,崇儒重道,而励后学”的角度入手,然后再概述汪克宽一生之理学成就,认为克宽“著述六经,倡明道学,实有卫圣绝人之功”,“有功于圣门,有功于后学”,因此“若不从祀,是为缺典”。因此,根据明廷对崇儒重道的政策,汪克宽也应该入祀孔庙。次日,孝宗即下诏曰:“该衙门知道,钦此。”但此后却无下文,因而王珣提出汪克宽入祀孔庙的主张是否落到实处,不得而知。

此后,嘉靖五年(1526),汪克宽八世孙儒学生员汪琼,向南京都察院提出状文,恳请建祠院,专祀汪克宽。其状文如下:

告状生员琼,年三十岁,系江南徽州府祁门县三四都先儒汪克宽八世孙,见充儒学生员,状告乞恩照例,优崇先儒,以励后学事。高祖汪克宽,自少颖敏,博览群书。……后因子孙贫愚无继,散逸无存,祖墓、书院无力修整,致皆颓圮。幸蒙升任知府彭,鸠工修墓,完日差人诣墓致祭。又蒙钦差提学老大人张公鳌山按临,追念高祖羽翼六经,有功来世,送生入学,且言为建祠院奉祀,以忧去任弗果。切照同郡婺源胡元峰有功圣学,已建明经书院,赐谥文通,独祖克宽隐居著述,倡明道学,未蒙立祠赐谥,以寓崇奖。兹幸遇钦差巡抚都御使老大人陈通行查考名宦乡贤,激励风化,不胜喜庆,用敢具词告乞,垂念儒祖著述之功,为建祠院,及将遗文刊惠后学,俾子孙世守勿失,则儒祖九泉之灵为有光,而老大人奖贤励化之心为不负矣。为此,具状冒死上告。^②

从上述状文中得知,克宽八世孙汪琼主要表达以下用意:第一,汪克宽后裔式微,“贫愚无继,散逸无存,祖墓、书院无力修整”,造成先祖所建书院、祠墓颓圮荒芜。后蒙收新任徽州知府彭氏重修其先祖墓,并派人祭祀。第二,钦差大臣张鳌山崇奉克宽之学,并誓言为克宽“建祠院奉祀”,但后因“以忧去任”,未能付出实践。第三,元末徽州理学名贤胡炳文“有功圣学”,已建明经书院专祀,赐谥文通,而其先祖汪克宽亦为元末明初理学大儒,著述甚丰,倡明道学,但却“未蒙立祠赐谥,以寓崇奖”,故恳请建祠院专祀。第四,都御使陈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题奏汪克宽从祀庙庭奉章》,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八世裔孙生员汪琼状》,宣统二年刻本。

通行恰巧到徽州“查考名宦乡贤,激励风化”,所以,汪琼利用这个机会,“冒死上告”,恳请建祠专祀。

在接到汪琼的这份状文之后,都御使陈公鸣于嘉靖五年二十五日作出批文,其文曰:“照得汪环谷先生倡明理学,著述孔多,足以羽翼经传,相应崇祀,仰祁门县即查应毁淫祠寺观,改为环谷书院,肖像立主,奉祀作急,具由缴报。”^①陈公鸣的批文明确提出,汪克宽倡明理学有功,要求拆毁淫祠,改建环谷书院,给予专祀。五月三十日,钦差御史陈公鸣再次做出批文:

仰祁门县即查访前项著书籍,系抄本者,各抄录一部,校对明白,系刻本者,各装订二部,送院并此缴来,毋得迟违取究。^②

从中可以看出,都御使陈大人要求祁门知县将汪克宽所著书目,无论已刊刻,还是未刊之抄本,分别刊刻或抄录若干部,送至都察院。这一举动显示出御史陈公鸣对此事是相当重视的。

祁门知县洪哲在收到都察院的批文后,立即着手在县城西门外选取地基,创建书院,历经半年,于当年十一月十四日完成,题名“环谷书院”,供奉汪克宽肖像,给予专祀。嘉靖六年(1527)郭维藩撰有《创建环谷书院记略》^③,称赞洪知县的功德。

虽然环谷书院已创建,汪克宽也以入祀其中,但是规模较小,难以彰显明廷“崇儒重道”之政策。所以,嘉靖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祁门县儒学生员饶荣等人再次向都察院提出呈文:

祁门县儒学生员廩增附生员饶荣、胡鉴、孙耕等呈,为乞复书院,祀先贤,以崇正学事。……天顺元年奉诏祀紫阳书院,后蒙钦敕巡抚、都御使陈批:“照得环谷倡明理学,著述孔多,足以羽翼经传,相应崇祀,仰(祁门)县即查应毁淫祠寺观,改为环谷书院,肖像立主,奉祀作急,具由缴报去。”后洪知县量截社坛空地,建立小祠,湫隘不称,上无以承完台尊崇之意,下无以副士民景仰之心。本学师生思得正德十六年间,本府升任留知府勘得,本学号房隘小,著令生员胡宣之、谢旨等呈毁东岳淫祠,改作东山书院,崇祀先贤,何期庙巫胡三乞嗔恨夺去香火之利,恃伊住近院傍,黑夜放火烧毁,仅遗石牌坊,所故址名存。为此,呈乞将被毁东山书院,改建环谷书院,并将庙巫胡三乞等移居他处,以杜弊端,新栋宇于煨烬,既将以黜邪而崇正,改湫隘为伟观,又将以重道而崇儒,两美并兴,万代瞻仰。为此,具呈须至呈者。^④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八世裔孙生员汪琼状》,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八世裔孙生员汪琼状》,宣统二年刻本。

③ 道光《祁门县志》卷一八《书院》,《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608—609页。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儒学生员饶荣等呈》,宣统二年刻本。

从中可以看出,饶荣等人认为嘉靖五年修成的环谷书院,“建立小祠,湫隘不称,上无以承宪台尊崇之意,下无以副士民景仰之心”,因此,要求在被胡三乞等人烧毁的东山书院旧址上,改建环谷书院。

都御使章大人收到呈文后,立即作出如下批文:

环谷汪先生后嗣既微,书院亦圯,若不表章(彰),恐遂湮没,仰县案候新任知县到日,照呈事理,即速施行,务在坚牢宏敞,可以经久,毋得苟简潦草。如或目前钱粮不覆,即查本院贮县脏银添补,完日明白,具数回报。其胡三乞等,似不必移居他处,与其使之推托,以窜奸孰,若责以看守而无弊,仰县等候新任知县到日,议处停当,由来决定夺。^①

都御使章大人的批文,要求等候新任祁门知县到任后,立即着手兴建环古书院之事,并给予相应的钱粮资助,同时要求胡三乞等人不必移居他处,而是责令其看守书院。

在收到都御使章大人的批文后,新上任的祁门知县陈光华,“着令耆老胡佑、义士汪行、张谦、谢安等督理营造治”^②,终于在嘉靖十年九月,环谷书院得以重建。著名学者吕枬撰写《重修环谷书院记》,盛赞祁门知县陈光华的功德^③。此时,虽然汪克宽已入祀环谷书院,但尚未从祀祠庙。于是,隆庆六年(1572),祁门县生员黄万里等人向祁门县提出呈文中再次强调:“先儒汪克宽注(著)述有功,授受得考亭之嫡派,出处尤正……诚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者,若不呈乞从祀,实为缺典。伏乞转申奏请,特举从祀,庶任道之儒不致湮没,而得统之学有所表扬矣。”^④收到黄万里等人的呈文后,祁门知县重申汪克宽从祀祠庙事宜。至此,汪克宽才入祀祠庙,得到官方认可,进入国家正统化范畴。

环谷书院重新修葺后,祁门诸生便读书其中。为了规范书院秩序,万历十年(1582)祁门知县发起申文,要求创立环谷书院会规,规定“拟经书题,一月三会”^⑤,激励诸生业儒。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初四日,汪克宽裔孙汪廷诰上呈恳请《环谷书院春秋祭典执照》,获得批准,环谷书院祭典遂形成定制^⑥。

综上所述,自洪武五年(1372)汪克宽去世,到弘治元年(1488)户部主事王珣首次向孝宗皇帝奏请汪克宽入祀祠庙起,到嘉靖十年(1531)环谷书院建成,专祀汪克宽,再到万历十年(1582),制定环谷书院会规,其间历经近两百一十年,尤其是在嘉靖年间,都御使、祁门知县等官员频繁变动,其过程可谓曲折。在这一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汪克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儒学生员饶荣等呈》,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儒学生员饶荣等呈》,宣统二年刻本。

③ 道光《祁门县志》卷一八《书院》,《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39号》,第609—610页。《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九《文献》(宣统二年刻本),亦收录吕枬的《重修环谷书院记》,其内容与道光县志略有出入,且时间较道光县志为晚,故笔者以县志为准。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通学生员呈乞环谷先生从祀孔庙》,宣统二年刻本。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祁门县申》,宣统二年刻本。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环谷书院春秋祭典执照》,宣统二年刻本。

宽后裔式微,人才匮乏,是造成其入祀书院滞后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汪克宽作为理学名贤,专建书院祭祀,虽受到历任都御使、知县等官员大力支持,但官员任职变动不居,严重影响书院建设及其入祀进程。第三,祁门地方士绅和汪克宽后裔提出建祠院,专祀汪克宽,得到地方官员大力支持,因此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的过程,体现出官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在崇儒重教等方面的认识具有同质性,两者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正是这一认识的同质性,才促使汪克宽得以入祀环谷书院。

(二)祭祀汪公

隋末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各为长雄,互相吞噬,杀戮无虚日”,汪华率众起义,保境安民,占有“歙、宣、杭、睦、婺、饶六州之地”^①。武德四年(621),汪华率众归附李唐,荣封越国公。汪华去世后,百姓奉其为当地的保护神,祭祀活动繁多。而唐、宋、元、明以来,历代皇帝也多次对汪华及其亲族加以褒奖、屡屡给以加封,汪华实现了从人到神的转变,千百年来徽州人形成了祭祀汪华的抬汪公、游太阳等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奉其为“汪公大帝”。徽州各县均建有数量不等的忠烈庙,来祭祀汪公。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作为汪华八子俊公支裔,自唐宋以来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祭祀汪王的祭祀组织与祭祀活动。

第一,进行墓祭。汪华之墓在歙县披云山,离徽州府城七里。韩楚二溪汪氏济公祠规定,“凡秩裔应科岁试者,以童生正场之。次日相卒,拜墓祠祭并查洁”^②。对于忠烈王墓进行祭拜。

第二,在韩溪、楚溪等村落附近建立忠烈庙,进行祭祀。忠烈庙遍及徽州各个村落,韩楚二溪汪氏作为汪华后裔,自然建有不少忠烈庙。现将楚溪、楚溪所建忠烈庙列举如下:

韩溪忠烈王庙,竹林一所,在湖畔山;又一所,在韩溪口桥西岸;美坑口一所,在瓦密坦;盘坑口一所,在兔儿墩背。

楚溪忠烈王庙,里楚溪一所,牌源一所,在二溪合源、七亩坦,粤氛亟最著灵应,邑绅咸萃祷,以筹保守。侯潭一所,在古楼岭脚,即原社坛,本下门对河序伦堂,越国宗祠,因乾隆洪水荡圮。其垣额石镌“楚溪家庙”四字,因移社垣中立越国祖主。光绪庚子七月六月,暴风墙摧额碎,因易以楚溪原社石,额上下五门三十福户,岁春秋祈报,赛酬有灯社会。咸丰间附祀邑侯唐治定租,案本都佃交鲜谷,遵谢太傅祠宪秤,每斤漕平十九两三钱立案。侯后以粤贼破城殉节,祁人德之,故我乡特祀。^③

从上引用资料可以看出,韩楚二溪汪氏各个支派所居之地,均建有忠烈庙,并设祀产,专供祭祀支用,每岁“春秋祈报,赛酬有灯社会”。

第三,抬汪公、游太阳等祭祀活动。关于祁门祭祀汪华的具体活动,一般在正月十八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越国公论》(汪克宽撰),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墓考》,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墓考》,宣统二年刻本。

日,届时“醮会迎祥祈”。每年六月朔望,将汪公神像抬出,举行抬汪公、游太阳等祭祀活动,热闹非凡。每个村落民族都通过这一活动,祈求“辟蝗禽旱涝,秋成盛报”。徽州各县存在一定差异,“歙则重以八老爷,休则盛尊九相公,祁则列祀以七龙王、八龙王,谓爽公、俊公也”^①,祁门基本为爽公、俊公后裔,故而祭祀爽公、俊公的较多。

(三)乡约、文会组织

明清时期的徽州会社组织十分活跃,类型多样,包罗万象,举凡赋役、教育、经济、祭祀、婚俗等方面内容,都有涉及。祁门韩楚二溪汪氏宗族,因祭祀礼俗等方面需要,亦建有各种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韩楚二溪汪氏双圣会、贞元会,祭祀先祖。此外,韩溪祈报社会、楚溪祈报原社会等祭祀组织,是祭后稷、先蚕先农神及王祖,祈求福祉^②。康熙、乾隆年间,汪国裕积极参与地方乡约与祭祀组织活动,“本乡文约约会,及宗祠各祀会,皆所缔造”^③。

韩楚二溪汪氏宗族中最为有名的会社组织为阊阳文约,宗族中的商人、士绅要么出资捐助,要么参与会社管理,充分发挥了该会社组织在宗族发展方面的作用。乾隆三十七年,徽商汪明杰兼任族长,积极参与本都的乡约建设,创立阊阳文约。起初约内“户丁贫富不一,往来差徭多累”,影响国课征收,为了减轻民众户役负担,乾隆五十六年(1791),汪明杰以贫富状况和户丁多寡为标准,重新调整约会赋役摊派额度,解决了赋役摊派不均问题。此外,他还积极倡议并刊刻“戒赌十条,以警乡里,以示子孙”^④,对族众进行教化。嘉庆十年(1805),徽商汪蜀江,联合韩楚二溪族众,创立文会,同时又捐银四十两,入本乡阊阳文约^⑤。嘉庆年间,汪起濂曾为“本乡(阊阳)文约,亦捐巨贲”^⑥。宣统元年,韩楚二溪汪氏元贞会与阊阳文约一起,重新联合,加强在地方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的协作^⑦。

到了民国时期,阊阳文约超越了宗族血缘关系的限制,逐渐发展为三四都社区民众的重要的民间组织。民国二十一年(1932)祁门县政府颁发的布告便称:

为布告事案,据乡政筹备员邱坤维呈,称窃属乡阊阳文约为文化最高机关,亦即乡政进行之发源地。凡教育推进,庶务改革,皆于约内定之,所关甚重。惟办理文约事宜,向系挨区输管,所有用费,除原有规定常费外,不足之数,概由该输管之区自行筹措,以免□□。兹文约输流,属区接管,所需费用,亟应未雨绸缪,俾免临渴掘井,与他区有私约者迥殊。故凡遇事出费,均是临时设法筹措,公民于接收时,曾与区内士绅决议。除于别项设法弥补外,拟先行在属区范围内园户,售茶每觔,抽取大洋四厘,由各庄号带征汇缴,为将来办理文约,进行乡政费用。虽取之无多,然轻而易举,于事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墓考》,宣统二年刻本。

②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文献·祀典》,宣统二年刻本。

③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文奇公光模支》,宣统二年刻本。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东鲁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蜀江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⑥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四《世系·楚溪柯里必邇公支》,宣统二年刻本。

⑦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九《文献·阊阳文约启》,宣统二年刻本。

不为无济。第恐区民有未周知,而各庄号发生误会,所有抽厘,办理文约,进行乡政,各缘由理合,备文呈请,钧府鉴核,准予布告,以利进行。是为公便等情到府,据此合行布告。为此,示仰该区各茶商、园户人等,一体知悉,务于售茶之时,每觔抽洋四厘,由各茶号、茶庄带征汇缴,以充约内费用。其各遵照,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县长胡恩溥^①

从上述布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闾阳文约已成为三四都“文化最高机关”,是当地推行乡政的重要发源地,发挥着推进教育,政务改革的重要职能。而其主要经费来源则主要是来源于茶捐。如众所知,茶业经济是近代祁门主要产业,茶捐对近代祁门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②。该布告显示,闾阳文约采取轮流管理方式,其经费主要来源于辖区内茶户的茶捐,具体来说,是每斤茶抽取大洋四厘,以保证闾阳文约正常运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闾阳文约在民国时期,已超越汪氏宗族范围,但因汪氏为三四都著名望族,人多势众,该宗族在闾阳文约具体运作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四) 棚民问题

如众所知,清代乾隆以后,棚民大量涌入徽州,大规模开垦,加之,在商业利益的趋势下,有些民众将山场私自出租与棚民耕作,他们广泛种植玉米等作物,经营方式粗放,造成水土流失严重,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徽州宗族的利益,故而徽州社会形成了驱逐棚民的浪潮。

乾隆时期,祁门棚民问题已十分突出,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在《棚民趋害记》中,列举棚民“十大害”^③,严重侵害了宗族利益,祁门善和程氏掀起了驱逐棚民运动。与此同时,祁门三四都韩溪、楚溪等村落棚民也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乾隆中期,祁门境内很多山场被“异民贿赂锄种”,汪泰与族兄汪明杰一起控告,并订立严禁合同,封山育林,有力地保护了生态环境^④。到了嘉庆元年(1796),楚溪汪氏宗族中出现了将族产盗租与棚民锄种的现象,严重损害了汪氏宗族利益,他得知后,“驱逐之,加立禁约,出己资为其取回租约”^⑤,从而保护有利保护了生态环境,也维护了宗族整体利益。

结 语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为汪华八子俊公支裔,自宋代钊公、铎公兄弟迁居韩溪、楚溪以后,枝繁叶茂,人丁兴盛,逐渐形成了韩溪、楚溪、桃墅、侯潭、柯里、牌前、牌源、盱眙等所谓“八

① 该文书原件收藏于祁门县红茶博物馆展厅内。

② 这方面成果可参阅拙文:《茶业经济与近代教育事业的变迁——来自祁门县的个案研究》,《徽学》第8卷,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版。

③ 光绪《善和程氏宗谱》卷一《村居景致·附驱棚除害记》。

④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八《文献·明经东崖汪公传》,宣统二年刻本。

⑤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七《文献·蜀江府君行述》,宣统二年刻本。

派二宗”^①，成为当地的望族，其中侯潭派尤为兴盛。在元代，韩溪汪克宽家族祖孙三代皆以理学著称，其中汪克宽最著，其家族成为理学世家，影响深远，开启了祁门理学兴盛局面。明代中后期，韩楚二溪汪氏宗族中不少族人开始外出经商，其中以楚溪侯潭派经商之风最为盛行，商业活动日益频繁。伴随着族人大量外出经商而来的是，韩楚二溪汪氏族人大量迁居侨寓地，开始占籍定居，逐渐土著化，其中，盱眙派就是因明末清初汪尚佳在盱眙经商，而定居下来，此后才形成的新支派。康熙、乾隆时期，该宗族在商业上达到鼎盛，从商人数甚众，乃至形成以汪文奇为代表的商贾世家，活动地域十分广泛，遍及中国大江南北。此外，韩楚二溪汪氏还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文化建设，逐渐形成祭祀先祖，尤其是越国公汪华的祭祀组织，创办乡约文会，积极推动了宗族的发展，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扩大了宗族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的过程，是官府与民间社会密切互动的结果。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不断输入，使得穷乡僻壤的祁门三四都韩楚二溪汪氏也积极融入了近代转型的洪流之中，突出的表现在家族中开始出现新式教育，其教学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男女平权思想在该宗族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女性得到了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星期休息制也得到推行。这些新生事物出现在宗族势力强固的徽州，说明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剧烈的近代化进程中，徽州传统宗族并非以落后面目出现，而是积极参与了近代社会文化转型过程。

作者简介：康健，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① 《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之首《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序》，宣统二年刻本。

Keywords: Yuan dynasty Huizhou circuit Wutian village Wang Xunyun

The Immigrant Group of Soldier's Family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The case of Shao Shan Mao Shi

Li Yang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 the lineage of shao shan mao shi (韶山毛氏) for example, it try to show the immigrant of military households and its lineage history. The shao shan mao shi was a military household in Jiang Xi. The lineage got adjusted because of the Fan wang in Hunan. The lineage got systematization at the Qing dynasty. The members of the lineage built ancestral temple and compile genealogy then it finally formed the configuration by Fang. Anthropologist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Lineage adjustment by Fang, but they neglected the system factors in behind.

Keywords: Garrison Fan Wang (藩王) Military household Lineage Shao Shan Mao Shi (韶山毛氏)

Neo-Confucianism, Business and Clan
—Study of Qimen HanChu Erxi Wang Clan

Kang Jia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Wannan History and Cul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Qimen HanChu Erxi Wang Clan was a prominent local family, which was descendant of Wang jungong, eighth son of Yue Guogong. Since Song dynasty, Wang clan studied Neo-Confucianism with rich results. Besides, Wang clan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and became a business family. Wang clan played an active part in lo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the famous Neo-Confucianism researcher Wang Kekuan was revered as saint by Huang Shuyuan. Genealogy of HanChu Erxi Wang clan, 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clan during Xuanton, recorded new forms of education which reflected new concepts of gender equality. The book not only reflected the times progress, but also revealed the cla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Neo-Confucianism Business Han xi Chu xi local society